

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爱情童话  
解放后首次出版

梁宗岱 著  
黄建华 译注

# 芦笛风



广东人民出版社

LUDIFENG  
芦笛风

梁宗岱 著 黄建华 译注

解放后首次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笛风 / 梁宗岱著 黄建华译注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0

ISBN 7-218-03659-7

I. 芦... II. 梁...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12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2836 号

---

|      |                                     |
|------|-------------------------------------|
| 责任编辑 | 辛朝毅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封面设计 | 李松樟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韶关市科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                      |
| 厂 址  | 韶关市南郊四公里韶南大道                        |
|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
| 印 张  | 4.25                                |
| 字 数  | 88 千字                               |
| 版 次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218-03659-7/I·558            |
| 定 价  | 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言

黄建华

我有这样的习惯或“偏见”：翻开一个诗人的集子，首先读读他的情诗，如果连爱情诗作都写得不怎么样，其余可观的大体就不多。真正的情爱，在诗人心中是应该激起翻江倒海的波澜的；处于热恋时候的诗作，如果还感动不了接触它的人，其他作品要想打动读者，那就很难了。

我曾经在自己的一首小诗中这样写道：

因情而做诗

纵使对诗艺无知

也总有几分诗意

为诗而造情

纵有娴熟的技巧

也只得诗的躯壳

宗岱师的《芦笛风》是“因情”而做的诗，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翻阅一两首，你就会深深感到，一股铭心刻骨的

真情，把你紧紧攫住。新诗人转而写旧体诗词的，新文学史上不乏其人，但写得真好的，实在不多。有些人写的旧体诗词，徒有诗词的形式，可以说，成了掩盖诗人感情贫乏、新意枯竭的“躯壳”。而我在宗岱师的《芦笛风》词集中却见不到这种毛病，虽然不能说字字珠玑，虽然从词律的严格角度而言或许能挑出某些不大符合传统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无愧为文情并茂的佳作。《汉语大字典》的主要编者之一、熟谙古籍的汪耀楠教授读完此词集后得出这样的总印象：“情深意切，缠绵悱恻，可谓恋词佳构。”<sup>①</sup>我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的。

“恋词”，也就是情诗。现代白话体的爱情诗集自五四以来出版了不少，但今人的诗词体的爱情诗集却不多。只有两位新诗人的作品吸引我的注意：一是《蕙的风》作者汪静之的《六美缘》，全是七言诗；另一位就是宗岱师《芦笛风》，全是词作。我不想硬拿这两位新诗人的旧体爱情诗词作对比，但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更欣赏后者。虽然两部作品都是性灵流露的至情之作，但《六美缘》写得过于直白浅露，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而《芦笛风》则委婉曲隐，令人读后回味无穷。今天写“恋词”的词人，我还找不出哪一位足可

以与宗岱师媲美的。可惜的是，这样美妙动人的佳作，知道的人不多，能窥其全豹的人就更少了。

笔者还是宗岱师的学生的时候，就听说《芦笛风》的词集了。宗岱师在辅导课之余喜欢跟我们谈谈一些跟中外文人交往的情况。有时也提及他自己所写的一些作品。但《芦笛风》词集却极少谈及。就我个人的记忆所及，宗岱师“文革”前只向我们提过其中的“水调歌头（序曲）”一首，其余全都没有提起过。这也难怪，在极左风潮的氛围中，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又怎能出示于人呢？直至“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从宗岱师那里得到了一册手抄本《芦笛风》（字体并非出自宗岱师之手，但其中有宗岱师亲自改动过的笔迹）；宗岱师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甘少苏女士还把一卷蜡纸刻印本的《芦笛风》赠给我们夫妇俩，首页端端正正写了如下几个字：“黄建华余秀梅同学存念。梁宗岱未亡人甘少苏敬上1984，6，5”。后来我还从图书档案中把原版也复印下来。这样，细细比照品读才有了可能。

《芦笛风》于1943年由诗人自费在广西桂林的华胥社出

版。原版是手写体的石印本，按竖读分行的格式印出，印数甚少（具体数字已无从查考），此后就没有再版过。宗岱师许多著译，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陆续再出了。《芦笛风》却是个例外，而今能让广大读者一睹其“真容”，真是件大好事。

《芦笛风》虽然从未再版，但报刊上却不时见到有人为文介绍，其中不乏错讹之处（下文还要提及），现在趁再版的机会，还其本来面貌，或者起码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由自己作判断的依据，这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芦笛风》既然是恋情的作品，鉴赏的人很自然就提出这么个问题：这是在什么场合为谁而写或因谁而写的？稍知宗岱师生平的人都晓得：《芦笛风》是1941年春至1943年冬的作品，当时正是宗岱师与甘少苏从相识到热恋至结合的时间。甘少苏是其中许多首词的第一个读者。因此，许多人都认定：《芦笛风》是写给甘少苏的。就是连甘少苏本人也这样认为。她自己就说：“《芦笛风》里收集的诗词，都是那两年里为我写的，后来由宗岱自费出版了。”<sup>②</sup>这种看法虽非毫无根据，但很不准确。

《芦笛风》由两部分组成，前面38首，借用宗岱的话说，是“迫于强烈的切身的哀乐”<sup>③</sup>而作的；后面12首，是“和阳春六一词”，步冯延巳的“鹊踏枝”原韵，引用诗人的话，“是从一种比较超然的为创造而创造的态度出发”<sup>④</sup>来写的。宗岱师还说过：“我底题材应该是极因袭的题材：楼头思妇底哀愁。”<sup>⑤</sup>由此可见，如果说前面部分与甘少苏密切相关，那么后面部分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了。

即使是前面部分，也不能说每一首都是为甘少苏而写的，其实甘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她写道：“当他叙述了自己和白薇恋爱的经过后，我感到困惑不解：‘你为什么丢下人家独自跑回国来呢？’他答道：‘很想带她回来，可是，想到中国这么贫穷落后，怕委屈了她。’说着，就把刚写好的一首‘菩萨蛮’念给我听：

‘昨宵梦里重相值，依稀风月浑非昔。老了莫磋砣，齐声唤奈何！不甘时已老，依旧相欢好。一觉醒来时，遥遥隔海西。’……”<sup>⑥</sup>



显而易见，这一首“菩萨蛮”就不会是写给甘少苏的，因为甘就在眼前，不可能“遥遥隔海西”。不过话得说回来，宗岱和甘少苏这段交往时间，的确是他创作的一个高潮，因热恋而触发灵感，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较为客观的判断应该是：《芦笛风》词集里的相当部分和甘少苏密切相关，特别是灵感的激发、爱情主题的提出、境界的升华，与他们彼此间的现实情感应该有深刻的关系。

但社会上对《芦笛风》词还有另一种解读法：借宗岱生平的一些事件，凭自己的想象，把词集里的某几首作品硬套上去。用这种解读法释宗岱词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梁俨然先生了<sup>①</sup>。这里从其文章中举一两个较突出的例子：

“……抗战结束后，陈瑛（陈镁、沉樱）随他的兄弟到台湾去了。他缅怀既往，一种留恋的心情，又表达在一阕鹊踏枝里。

‘当日送君浮海去，强作朝颜，掩却心头暮。  
踽踽独寻明月路，无聊数尽江边树。寂寞灯前犹  
自语：水誓山盟，此意绵绵否？愿作车前粘地絮，

随君海角天涯处。’”

“鹊踏枝”明明标着“1943年春作”，当时抗战尚未结束，陈铤自然也没有去台湾，宗岱师怎么可能有先见之明，为未来而写作呢？其实诗人早已交待过“鹊踏枝”的写作缘起：“我上面说过，我之写‘鹊踏枝’，首先是由于这调子底节奏之敦促，起意要填一二十首；后来因读了冯正中词，又立心要步他底韵。”至于其“题材应该是极因袭的题材：楼头思妇底哀愁”，前面已经提及，更不必赘言了。

梁俨然先生的另一处解读就更加离谱了，请看：

“他在十年浩劫中，被冲击了十数次，受到打砸抢而致创伤，当伤病危重时，却得到甘的‘精心看护，不至伤亡’。在病中，又写了一阕菩萨蛮：

‘高楼昨夜西风雨，惊醒几许秋情绪：淅沥复凄清，雨声？落叶声？怜卿多落魄，况此情萧索？起立倚栏杆，念卿安不安？’”

上文已提到，《芦笛风》是1941年春至1943年冬的作

品，这是词集的第2页已经标明的。怎么可以把其中的一首移置为“十年浩劫”期间的词作呢？在引导广大读者认识一位诗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不顾起码的事实而凭空想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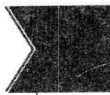
其实这首词是宗岱师与甘少苏开始相恋时宗岱因甘而写的。那段时间宗岱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去看甘演的戏，一天适逢刮风下雨，没有出席，后来就写成了这首词。甘少苏在其回忆录的手稿中，曾准确地指出：“那晚因下大雨，宗岱没有去看戏。”<sup>⑧</sup>我们把此词置于原来的背景来看待，不是会有更贴切的感受么？

梁俨然文章中这种移花接木的比附还有好几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解读或欣赏宗岱诗词的问题。这里我想引宗岱师本人的话作为借鉴：

“文艺底欣赏和批评或许有两条路：

“一条——如果我可以创造一个名词——是走外线的。走这条路的批评对于一个作家之鉴赏、批判或研究，不从他底作品着眼而专注于他底种族、环境、和时代。”宗岱师还



指出：“如果献身于这种工作的人能够出以极大的审慎和诚意，未尝不可以多少烛照那些古代作品一些暗昧的角落，尤其在训诂和旧籍校补方面，为初学的人开许多方便之门。”<sup>⑨</sup>接着，宗岱师说：“我自己却挑选另一条路，一条我可以称之为走内线的路。”他指出：“……我们和伟大的文艺作品接触是用不着媒介的。真正的理解和欣赏只有直接叩作品之门，以期直达它底堂奥。不独作者底生平和时代可以不必深究，连文义底注释和批评，也要经过自己努力才去参考前人的成绩。”<sup>⑩</sup>

然而，“走外线”的，容易“沦为一种以科学方法自命的烦琐的考证”，以致“旁逸斜出，标新立异，或穿凿附会”。而“走内线”的，则“容易流于孤漏，流于偏颇，有时甚或流于一知半解”。但无论如何宗岱师更强调的是作品本身，因为“一件成功的文艺作品第一个条件是能够自立和自足，就是说，能够离开一切外来的考虑如作者底时代身世和环境等在适当的读者心里引起相当的感应”。<sup>⑪</sup>

看来，我们欣赏《芦笛风》词，也得遵循宗岱师的主张。也就是说，尽可能避免“走外线”或“走内线”其中可能出现的偏颇；换言之，一方面我们尽量了解一首词出现

的背景，但不穿凿附会；另一方面我们直叩作品，但也努力掌握作品产生的有关情况。对相关材料不甚了了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宁缺，宁存疑，绝不作想当然的比附，强作解人。如果我们能从作品中领略到神韵，获得美的享受，那便是收获，至于属词外的某一两点因当事人或熟悉者不在而无法获得最终证实的细节，实在是不必过分拘泥。笔者就本着这种态度来介绍或诠释《芦笛风》词。

《芦笛风》词集问世后，虽曾获得过一些识者的赞赏，但受到冷遇的时候居多，尤其是在极左思潮泛滥期间，有人竟把《芦笛风》的留存列为诗人的罪状。其理由是这样的：在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诗人偏居一隅，不思救亡，却掉进“温柔乡”里，还写出这种“靡靡之音”的词来，究竟要把青年引向什么地方去？

这种批判未免太粗暴而又简单化了。当然，我们赞赏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样充满豪气的歌谣；但我们不能因而就全盘否定令人柔肠百转的佳作。我们更不能据此就作出诗人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的结论。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而精神活动是十分微妙的。为了说明问

题，这里我们无妨引用宗岱师关于写作“鹊踏枝”的话：

“可是说我底‘鹊踏枝’之产生，完全出于技巧的考虑，节奏的煽动，也不符事实。因为这是精神活动底一个奇迹，在这些表面似乎纯是词藻的游戏，以及对韵脚的挣扎竟融入了我（或许我与一般人共有的）生命中一个最恒定最幽隐的脉搏，一个我常常被逼去表现而迄未找到的恰当的形式的情感生活底基调……”<sup>⑩</sup> 接下去，宗岱师以第八首的“鹊踏枝”为例，谈到了其产生过程的心灵活动：

“‘……

惨绿残红堆两岸，

满目离披，

搔首观天汉。

瑟缩流莺谁与伴？

空巢可记年时满？’

“最后一行固然是园中的实景；这实景的苍凉和萧飒却因我当时一个较亲切的经验，而变成了一个义蕴丰富的象征。那时一位曾经在短期间与我平分哀乐的朋友和她几个

孩子正准备远行，一切东西都搬走了，只剩下一所空洞的房子。想起走后的情景，自不能无感于中。但我相信这词（并非为夸大它底价值）所抒写的，决不仅个人心中的哀怨。抗战以来我曾一次身历（北平和天津），而几乎等于目击（巴黎和广州）我心爱的几座大城在一夜间沦陷于暴敌之手。这些事件都在心里镌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在极高度的想象的刹那，大自然底山川风云或光影都不过是我们灵魂底变幻流转的写照，——谁敢决定我那由骤然兴亡之感的义愤、怆痛和悲悯不无意中流入这首词底字里行间呢！”<sup>⑩</sup>

连从步原韵出发的“鹊踏枝”，也融会着作者对当时现实的深刻体验，《芦笛风》中的其他词，那就更不必说了。宗岱词没有纯粹的外界描写，而更多的是各种景象和情思的交融，也可以说，它所反映的是超越眼前实际的更高的真实。正因为它没有拘泥于当时的一事一物，今天读起来才觉得它仍然生气盎然。这种艺术高度是图解现实的作品所无法达到的。我想，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芦笛风》词作。

我们重新推出《芦笛风》词集的时候，做了如下的几项

工作：

1. 写一篇交待性的序言（也就是本序言了）；
2. 对不同版本（石印版，油印本，以及经宗岱师亲笔改过的手抄本）中出现的少数异文作交待；

3. 对每一首词用语体文译意，并写简短的译后文字；

4. 附录“鹊踏枝”步韵的“阳春六一词”12首。

第1项因所定的篇幅以及笔者的水平所限，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如发觉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多赐批评意见。第2、4二项比较来说是技术性工作，并不繁难，我们力求做得细心一点就是了。惟有第3项，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好的工作。首先，要用语体文翻译，词中的任何难点都不能回避。其次，要译得多少带点诗意，颇费斟酌。再次，旧诗词体有些地方语义可两解或多解，从而常常含有朦胧之美；译成现代语时，多半只能从一解，难免使美感有所损失。最后，译后感之类的文字，主观色彩较浓，未必能传达词作的本义。因此这第3项，笔者曾拟不做。但考虑到，本集子主要是献给从未见过《芦笛风》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作一些导读性的工作，也许对他们有点儿帮助，所以才勉力为之。笔者所写的，全都是一家之言，聊供参考，如果多少能够引



起年轻朋友品读原词的兴趣，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忌讳写爱情，谈爱情，而今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声嘶力竭地大唱如何爱得死去活来，但却充斥着虚情假意。至于词语不通，生拼硬凑，则更比比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让年轻人重温一下现代诗人留下的恋情佳作，对于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应该是有帮助的吧。

临末，我还应感谢下列几位学者和友人：汪耀楠，谢栋元，余庆安，余培英，梁华川。他们在我准备本集子过程中，曾经贡献许多宝贵的意见。

**注：**

①见汪耀楠教授2000年12月5日给笔者的来信。

②见甘少苏著《宗岱和我》，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第100页。

③④⑤均见宗岱的《试论直觉与表现》（原载《复旦学报》第1期文史哲号，1944年10月重庆）。

⑥见甘少苏著《宗岱和我》，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第102页。

⑦见梁俨然：《读梁宗岱的芦笛风词》，载《广州日报》文苑版，1989年，10月24日。文中所引的宗岱词，多有误植之处。我转引时，已改正过来。